

教你写好钢笔字

Gangbi Zitie 绝对好字



朱自清

书

JueDuiHaoz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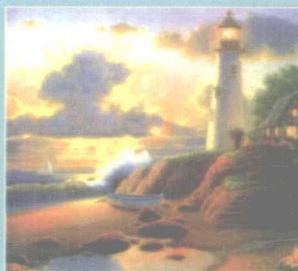
正确的道路是这样：汲取你
的前辈所做的一切，然后再往前走。
——列夫·托尔斯泰

好学 实用 规范



散文名篇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教你写好钢笔字/龚邦国主编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7.2

ISBN 978-7-204-08895-9

I.教… II.龚… III.汉字—钢笔字—法帖
IV.J292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5775 号

教你写好钢笔字

主 编: 龚邦国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: 丹江口市迅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80

字 数: 1200 千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000 套

书 号: ISBN 978-7-204-08895-9/G · 2433

定 价: 480.00 元(共 60 册)

编写使用说明

本书提供给你最新科学速成的练字法，让您事半功倍，
笔下生花，人生更潇洒！

字是人的第二面容，一手好字不仅体现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，而且在青少年朋友的学习、就业和工作中常常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，练一手规范、漂亮的硬笔字是广大青少年朋友的普遍愿望。

摹、临、描这三种综合习字法，是初学者提高书写水平的必经之路。摹帖，就是将较薄的白纸蒙在字帖上，随着范字的影子描写（也叫影描），通过摹写，能够让初学者熟悉和把握文字的结构及笔画特点。描红，就是用钢笔字直接在范字上描写，将范字描成蓝字或黑字，这样就更加直观易学，从而很快摆脱自己以往积久成习的不规范字体，进入规范化书写。临帖，就是将字帖置于桌上，认真观察字帖的笔画、结构形态，做到心中有数，然后在自备的纸上书写，临帖可掌握字的神态。古人说，摹帖、描红能掌握字的位置（形似），临帖能掌握字的精神（神似），三者应相互穿插进行。

这套字帖就是根据摹、描、临综合习字法编写而成的。它既是一本精美的书法练习册，又是一本优秀的临写范帖，使你在反复的摹、描、临过程中能得到科学的强化训练，能较快培养你的良好书写习惯，从而实现你写好字的愿望。

本字帖的练习过程中，须注意以下几点：

1、每天练习1—2个小时，尽量不要间断练习，动笔之前要认真理解说明文字。

2、每天练一页，即每面摹写一遍，临写一遍，描红一遍，一定要认真对待，不要匆匆完成。

3、字的每一个笔画要一笔完成，不要反复涂描，这就是需要我们看准每个字的笔画及结构形态，做到心中有数，描写时能准确到位。



勿 勿



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
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
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
时候。但是，聪明的，你告诉
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
去不复返呢？



——是有人偷了他
们罢：那是谁？又藏在何处
呢？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。
现在又到了哪里呢？



我不知道他们
给了 我多少日子；但





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。在默默里算着，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；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时间的流里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影子。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。



去的尽管去了，来的尽管来着；去来的中间，又怎样地匆匆呢？早上我起得来的时候，小屋里的射进两三方斜斜的长





阳。太阳他有脚啊，轻轻悄悄地挪移了；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。于是——洗手的时候，日子从水盆里过去；吃饭的时候，日子从饭碗里过去；默默时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时，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，天黑时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，从我脚边飞去了。等我睁开眼





和太阳再见，这算又溜走了
了一回。我掩着面叹息。但
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
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



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
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
的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
徘徊罢了，只有匆匆罢了；
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，除
徘徊外，又剩些什么呢？过
去的日子如轻烟，被微风
吹散了，如薄雾，被初阳
蒸融了；我留着些





什么痕迹呢？我何曾留着
像游丝样的痕迹呢？我赤裸来到这世界，转眼间也将赤裸的回去罢？但不能平的，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？



你聪明的，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

1922年3月28日



冬天



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。是一“小洋





“锅”(铝 锅)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在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穿的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佛在“洋炉子”(煤油不打气炉)上，和炉子都熏得乌黑，乌黑，越发显出豆腐的白。这是晚上，屋还是阴了，虽点着“洋灯”，还是父亲，暗。围着桌子坐的三个，“洋炉子”跟我们哥儿三个，父亲得常常太高了，父亲微微地仰着站起来，





脸，觑着眼睛，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，夹起豆腐，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。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，但炉子实在太高了，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。这并不是吃饭，只是玩儿。父亲说晚上冷，吃了大家暖和些。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；一上桌就那眼巴巴等着那锅，等着那热气，等着那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。





又是冬天，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，跟 S 君 p 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。S 君刚到杭州教书，事先来信说：“我们要游西湖，不管它是冬天。”那晚月色真好，现在想起来前一月当头；也许十一月真有些特别吧。那时只有我们多了，湖上似乎只有一只划子。只有点风，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；





当间那一溜儿反光，像新研的银子。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身影。山下偶尙有一两星灯火。S君口占两句诗道：“数星灯火认渔船，淡墨轻描远黛痕。”我们都不大说话，只有均匀的桨声。我渐渐地快睡着了。

P君“喂”了一下，才拾起眼皮，看见他在微笑。船夫向要不要上净寺去；是阿弥陀佛生日，那边蛮热闹的。到了寺里，殿上





灯烛辉煌，满是佛婆念佛的聲音，好像醒了。一场梦。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S君还常常通着信，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，前年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，以后便没有消息。



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，一家四口子。台州是个山城，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。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。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，晚上一





片漆黑。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，还有人走着路的拿着的火把；但那是什么时候了。我们住在山脚下。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，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。夏末到那里，春初便走了，却好像是老在过着冬天似的，可是即使真冬天也并不冷。我们住在楼上，书房临着大路；路上有人说话，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。但因为走路的人太





少了，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，听起来还只当远窗外。我从来没有的，想不到就上学校坐着。我们是外路人，除上里之外，常只在家。虽和我们一样，也惯了那寂寞，只和老天。爷儿们守着。外边却是春天。冬天，家里却老是春天。时一回，我就上街去，回来大开窗子。时候，楼下厨房的母子们，并排地挨着，二个；二天真微笑地向着我。





似乎台州空空的，只有我们四人；天地空空的，也只有我们四人。那时是民国十年，妻刚从家里出来，满自在。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，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。

原载 1933 年 12 月 1 日



背 影

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祖母死了，父亲





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，我从此亲奔到徐州，打算跟着父亲见着父亲，又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，“事已如此，不必难过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 因家变卖典质，父亲丧还了亏空；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惨淡，一半为

